



劍絕江湖

上

云中岳著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2614

剑绝江湖

(上)

云中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字) 新登字号 01

剑绝江湖

云中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路 101 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8 印张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7-01264-6/I·340

定价: 17.80 元 全套三 册

内容提要

获得鹏城之秘的朱承星，重新出现江湖，多次被幽灵大帝设计陷害，并被众多武林高手追杀。同时，作为江湖第一高手的朱承星，为情伤，为爱恼，为正义争斗，历尽江湖险恶，屡生隐退之心，无奈江湖多变，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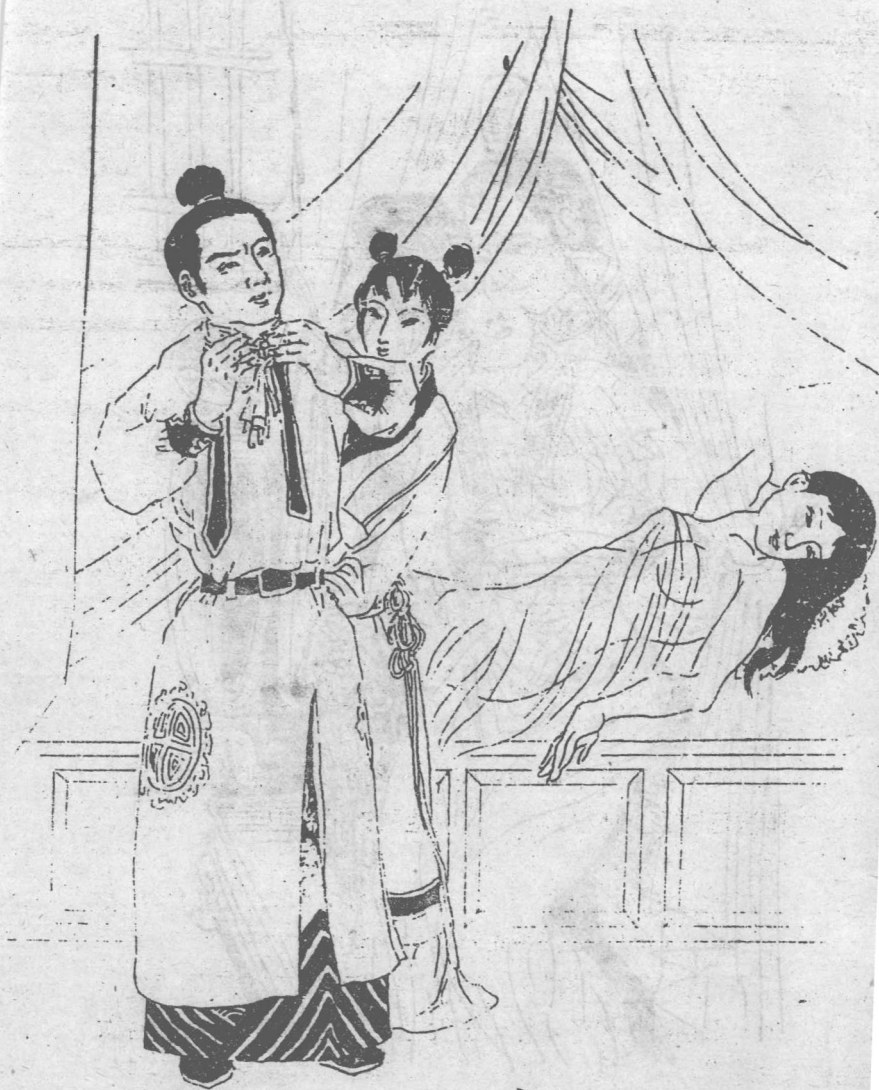
世间情伤莫过于一对山盟海誓的痴情人被人为拆散，第一高手竟眼看着自己倾心所爱的恋人嫁作他人妇；为得到朱承星的爱，陈姍痴心不改，最终代父受过，被所爱的人劈死；因爱得不到回报施韵珠欲殉情，结果失身，朱承星深为感动，慰以柔情；何小媛得不到爱的回报却因爱生恨，因恨生报复心，甚至不惜以处子之身乔装魔头妻以学得高深武功，她的报复行为与爱情南辕北辙……



情切切，男欢女爱，俩相情愿。



意绵绵，春心难捺，凭意消魂。



惜卿卿，欲醉欲仙，姐妹同欢。

晓雾朦胧，月影更移，夜空尚有几颗闪闪的星。

塞外的夜，冷如凉水，苍凉的漠原上，黄沙无垠，远处天地混沌一片，漠野静谧得没有一丝声音。

这时已是拂晓之前，远处的沙石里，现出了二条孤寂的骑影，在星光下缓缓地走了过来。

只听马上那个青年道：“爹，你真能找着鹏城的位置？”

那白髯微拂的老者嘿嘿一笑道：“林儿，自鹏城出现之后，爹爹不是告诉过你好几次嘛，朱承星在这里进入鹏城，鹏城自然就在这地底下，只是爹始终想不通鹏城何以会浮现出来……”

陈若林嗯了一声道：“爹，朱承星当真会死在鹏城里面吗？”

陈朝中笑道：“鹏城里面机关密布，单单那几个厉害的阵法已够阻止他出来的，何况他又被风沙埋进了地底下了呢。”

陈若林放心地道：“爹，你说要利用朱承星，一个死人还有什么利用价值，我实在想不通这个道理。”

陈朝中嘿嘿笑道：“死了一个朱承星，我们不能再造一个朱承星吗？孩子，你年纪太轻，江湖的阅历实在差得太

远，以后要多学习学习。”

“我还是不懂。”

陈朝中斜了爱子一眼，摇头道：“我问你，我两个月前潜进中原是做什么？”

陈若林睁大了眼睛，道：“你不是说要使天下心服，必须要给各派一点恩惠！”

陈朝中诡异地一笑道：“这不就结了吗？这次爹爹潜入各派把他们每派的武功秘籍盗了过来，正是要给他们天大的恩惠，使他们永远听命于我，这样不但利用了朱承星，而且……哈……”

陈若林几乎惊呼出声来，道：“什么，爹把各派的武功秘籍都盗过来了，那江湖上岂不又要大大的震动了，怎么我从未听人说过……”

陈朝中嘿嘿笑道：“你想想，谁愿意把自己的丑事说出来，尤其这种不体面的事情，眼下江湖各派都是死要面子的人，他们只有哑巴吃黄莲，有苦往肚子里吞。”

陈若林想了很久，还是有许多事不明白，终究耐不住心里的疑团，沉思了良久，讪讪地笑道：“爹，这事我还是弄不明白，你还是从头说给我听听，好让孩儿也增长一点见识。”

陈朝中嘿嘿笑道：“这里我暂时不宣布，总而言之，等会儿各派必会统统赶来，还有许多事都是你想不到的。”

说至此处，陈朝中的目光忽然凝视于前方五丈之外，只见在空旷的漠野里闪着八九条人影，这些人影各自躲在隆起的沙丘后面，俱都凝目望着前方。

他们恍如在期待着什么人。

陈朝中微微一笑道：“孩子，待会，你可不要吃惊，这都是爹爹安排好的。”

说着陈朝中飘身而落，缓缓往那些人移去。

黑暗里，有人问道：“前面是老前辈吗？贫道悟虚恭候多时了。”

陈朝中压低了声音道：“道长勿惊，今夜陈朝中定当替各位效劳……”

这些人见陈朝中父子出现，各自出来见礼，他们有来自武当，也有来自华山，九派除了少林和昆仑外，各派都有弟子参加。

悟虚道长趋上前来，道：“老前辈，这些人够吗？”

陈朝中拍拍胸，道：“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你们就是不派弟子来，我也要替你们从朱承星手里抢回来，我身为武林中人，江湖上居然有这等大事发生，我能不管吗？”

他说得义正词严，博得各派远来大漠的江湖高手同声一赞，使得他们心悦诚服，感激得几乎落泪。

突然，陈朝中脸色一沉，道：“各位注意了，朱承星已经来了！”

各派高手一听立刻紧张起来了，借着稀疏的月光，只见漠野里空荡得没有半丝人迹，这些人看得一愣，俱露出迷惘的神色。

“哈……”

这笑声来得突然，使得大漠里的空气立时冻结起来了，各派高手闻声同时猛地回头，只见一个戴着低低黑色帽子

的人影，凝立在一个沙丘上面。

这个人脸上冷漠得没有一丝表情，但那双冷酷的眼中却射泛着窒人心息的寒意，使得这些人俱都冷颤不已。

这个人正是当年朱承星的形象，这些武林高手一见顿时激动不已，有的人已缓缓地拔出了长剑。

这地，自沙丘后面冒出一个虬髯大汉，喝道：“朱承星，你私盗敝派的无上剑谱，到底是何居心？是不是不把我们各派放在眼里！”

朱承星冷然一笑道：“阁下是谁？”

那虬髯汉子冷喝道：“在下崆峒张力夫，阁下也该有个耳闻吗！”

朱承星冷冷地道：“久仰，久仰，等会儿死的第一个是你。”

他说得冰冷至极，有若冰山里刮来的冷风，那崆峒张力夫虽然天生神胆，也不觉倒退了两步。

“嘿！”这时自人影里走出一个独臂中年汉子，他陡然拔出了悬于腰际的长剑，沉声大喝道：“各位还等什么，上呀！”

这人是华山派的单臂神剑严和光，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他右臂一振，剑光闪烁点了过来。

朱承星望着急射而来的长剑连眼都不抬一下，他等那剑尖离自己身前不及五寸地方之时，忽然斜伸一指，疾快地点了过去！

“叮！”

单臂神剑严和光只觉全身一颤，一股真力自剑尖透了

过来，逼得他身形踉跄地连退了五六步。

他身形未稳，张口喷出一道血箭，脸上神色立时变得苍白，再也没有办法握住长剑，斜斜地跌落在地上。

他在华山派中是后辈之中第一把高手，哪知自己仅有一个照面，便受伤掷剑，直气得他通体抖颤。

他一抹嘴角上的血渍大喝道：“朱承星，从今以后华山派和你势不两立。”

朱承星淡然一笑道：“回去告诉你的掌门，赶快解散华山派，否则，哼！我回天剑客的手段你应该晓得……”

他轻松悠闲地击败了华山派后起之秀单臂神剑严和光的那手神技，刹时震慑住了全场，各派自认都有一身绝技的代表们统统知道自己的能耐与来人差得太远。

朱承星眼光略略向场中一瞥，忽然看见陈朝中父子也插在群雄之间，他目光一冷，嘿嘿笑道：“我朱承星盗籍留笺上说得明白，各派仅能遣年青的好手参加夺籍大会，并仅限于一人应约，现在我突然发现有与这一不相干的人来到这里，而且来的还是一对父子……嘿！你们以为请了陈朝中父子替你们出头，便能索回各派的东西吗？那是做梦！”

陈朝中冷哼一声，走上前道：“朱承星，你这武林败类公然盗取各派武功秘籍，还私自挑起江湖上的血雨腥风，老夫身在江湖是武林里的一分子，自然不能坐视你这样无法无天！”

朱承星冷漠地一笑，仰首望着天际的寒星，笑道：“我说得明白，这里只要有一个不是我欢迎的人参与此事，在下便要退走，让你们空跑一趟！”

各路高手一见他离去，刹时慌乱起来，要知这次赶赴大漠，便是要夺回他们派中的无上的拳经剑谱，朱承星若是脱身离去，这趟夺籍之会便要化成泡影了。

……

……

……

……

……

……

……

……

……

……

……

崆峒派张力夫，沉声喝道：“朱承星，你若这样不要脸，我便要骂你十八代祖宗了”

他知其他各人同一心思，身形一晃，便舍身往朱承星的身前扑来，此时高手环伺，朱承星身形未动，四面八方已拥来了人影。

朱承星冷漠地朝四周略略一扫，淡淡地道：“谁敢动手我就把你们派中的拳经剑谱震毁！”

只见他朝怀里一摸，但见手里抓着数本黄绸册子，向四周各派高手示威。各派高手见他抓的正是已派里轻易不露的拳谱剑籍，纷纷露紧张的神色，数十道寒冷的目光全投落在朱承星的身上，立时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崆峒派张力夫手里紧张的泛现汗水，他瞪眼喝道：“朱承星，你算哪路子英雄，你有种盗取各派的秘籍，就该有种承担一切的责任！”

朱承星向他一望，冷冷地道：“我有种偷，你们就要有种夺，来呀，东西都在这里。”

这一群年青的高手纷纷被朱承星的豪气慑住了，他们涵养功夫到底是差，闻言之下各自暴怒起来，但他们却不敢轻易出手，因为朱承星刚才露出那一手天下罕见的功夫，

在他们心里尚留下深深的阴影。

崆峒派张力夫气得虬髯一颤，大喝道：“朱承星，我跟你拼了！”

这时他气得脸色铁青，大喝一声，身躯迅捷地往前飘了过来，双掌奇快地一闪，朝朱承星劈来。

朱承星面上露出一丝诡异凶狠的笑意，嘴角微洒不屑一顾之情，只将掌轻轻一挥，便有一股气涛如浪的暗劲直撞而去。

“嘭！”

崆峒派张力夫身躯一抖，登时发出有如狼嚎的惨叫，整个身子斜抛而去，叭地一声，摔落地上泥沙里。

他面上一阵抽搐，痛苦地惨笑一声，指着朱承星沙哑地颤道：“你……好毒的……手段。”

朱承星冷漠地道：“我说过今夜死的第一个是你……万里迢迢的漠野里又增加了一个孤魂野鬼，哈……”

他的笑声冰冷得没有一丝人情味，这种笑声，这种毒辣的手段，使各派的一干高手都吓得面无血色，但也激起他们敌忾同仇的怒意，各自暗暗准备猝然一击。

他乞求地抬起了头，抓住悟虚道长的脚，颤声地道：“道长，请你转告敝派替我报仇”

他声音略略抖嗦，说至这里通体一颤，便气绝身死，那临死前的神色，使漠野里染上一层哀愁……

悟虚道人脸上掠过一层阴影，悲愤地瞪朱承星一眼，仰天一声凄厉的大笑，颤道：“好，好，朱承星，贫道倒要领教！”

说着一抽身上斜挂的长剑，大步往朱承星身前走了过去。

陈朝中眼看着华山派单臂神剑严和光受伤，又眼看着崆峒派张力夫死去，也眼看着武当悟虚扬剑走了出去，令人怀疑，这个武林公认的魔头到底是存何种心思。

一丝隐藏于陈朝中脸上的笑意，终于淡淡地浮现了出来，他知时机已至，不能再干耗时光了，当下向前移了过去。

他干笑一声，上前抓住悟虚道长的肩头，道：“道长，这事由老夫来吧。”

悟虚道长激动地道：“老前辈，我们不能再忍受了。”

陈朝中淡淡一笑道：“还是由老夫来吧，道长暂请退下，倘若老夫接不下，这最后的责任可要交给道长了。”

朱承星冷冷一哼道：“陈朝中，你也与我为敌！”

陈朝中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对老夫说这种话??

朱承星似是暴怒异常，斜掌一推喝道：“去你的！”一股暗劲有发无形，飒然地袭了过来，陈朝中单掌一擦，微微上举也是一股暗劲迎了上去。

两人身形同时一晃，各自退了两步，朱承星面上流露出一种至为奇特的神色，怒视着陈朝中

他厉声喝道：“陈朝中，朱承星非把你幽灵宫拆了不可！”

陈朝中脸色骤变，叱道：“狂徒纳命来！”

他身形骤然激射起来，有如一只太鹰似的在空中旋转

一匝，两只手掌当空向朱承星袭了下去。

朱承星神色凝重，大喝一声，右掌斜举，对着自空中飞落的陈朝中身躯迎了上去。

“嘭——”

轰然一声巨响过后，朱承星身形剧烈地一晃，脸上立时掠过一丝痛苦的样子，他步下踉跄，每退一步，足下深深陷于沙泥之中，深入足踝。

他硬接一掌之后，那左手紧握着各派的武功秘籍纷纷飘落于地上，各派高手一见脸上俱露出一种激动的神情，各自收回自己本门中的拳经剑谱。

朱承星一抹嘴角上流下来的鲜血，厉喝道：“西门熊，这笔血仇唯你是问了。”

陈朝中哈哈狂笑道：“好说，好说，阁下若有兴趣不妨把所有的罪加诸在老夫的身上，老夫一切都承担了。”

陈若林这时脸上露出一种惶急的样子，他上前急道：“爹，……”

陈朝中嘿嘿一笑道：“孩子，你是他们的盟主，该当他们的事为你自己的事，爹爹此举完全是本着江湖道义！”

语音未落，穹空里突然传来一阵细碎的银铃响声，这铃声“叮当”的响着，黑夜里非常悦耳动听。

各派高手这时目光全聚集在朱承星的身上，谁也没有去理会这一连串的铃音，但是陈朝中却注意了，他的脸上渐渐变得露出不自然的样子。

华山派单臂神剑严和光身上负伤甚重，此刻见自己派主的剑谱已追回来了，不禁恼恨着朱承星。